



ECONOMISTS' ROUNDTABLE DISCUSSION
ON CHINA'S ECONOMY

经济学家 圆桌会谈

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未来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经济学家圆桌会谈

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未来
ECONOMISTS' ROUNDTABLE DISCUSSION ON CHINA'S ECONOMY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家圆桌会谈 / 《经济学家圆桌会谈》编写组著; 袁连荣 等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0

ISBN 978-7-119-06748-3

I. ①经… II. ①经… ②袁… III. ①经济—研究—中国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2419号

作 者: (以姓氏音序排列)

巴曙松 (美) 保罗·库塔索维奇 蔡继明 曹凤岐 樊 纲 郭梓林 何学彦 何志毅
胡鞍钢 (美) 克莱尔 R. 格林郎 Jr. 厉以宁 刘 伟 (美) 刘贤方 刘迎秋
(美) 马苏德·萨米 茅于軾 (美) 帕诺斯·穆都库塔斯 单忠东 王振中 吴敬琏
许小年 易宪容 约翰·拉特里奇 张维迎 赵 晓

英 译 中: 袁连荣 韩景华

中文定稿: 萧师铃

责任编辑: 文 芳

特约编辑: 赵代波 潘 灯

图片提供: CNS 等

装帧设计:  设计·邱特聪

印刷监制: 张国祥

经济学家圆桌会谈

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未来

©2010 外文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网 址: <http://www.flp.com.cn>

电 话: (010) 68320579/68996067 (总编室)

(010) 68995844/68995852 (发行部)

(010) 68327750/68996174 (版权部)

制 版: 一瓢设计工作室

印 制: 北京中达新雅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外文书店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0千字

装 别: 平装

版 次: 2010年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19-06748-3

定 价: 29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有印装问题可随时调换

目 录

1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复苏	巴曙松
11	后泡沫经济时代的中国展望	(美) 保罗·库塔索维奇 (美) 帕诺斯·穆都库塔斯
21	中国经济制度的创新	蔡继明
29	进一步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曹凤岐
39	中国对经济快速增长的管理	樊 纲
45	中国经济未来四大转型	郭梓林
51	第五轮经济增长	何学彦
63	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之路	何志毅
71	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胡鞍钢
81	迟到的林权改革	厉以宁
91	最复杂的 2010 年	刘 伟
99	站在世界经济拐点的中国	(美) 刘贤方

109	回顾与展望中国民营经济	刘迎秋
11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迟到者悖论	(美)马苏德 萨米 (美)克莱尔 R. 格林郎 Jr.
127	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中国经济改革	茅于軾
135	民营经济新布局	单忠东
143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何方?	王振中
149	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吴敬琏
157	金融危机前后的中美故事	许小年
165	中国货币政策的未来走向	易宪容
173	以热力学观点看中国与全球经济	(美)约翰·拉特里奇
183	中国市场潜力有多大?	张维迎
193	2009 年为什么出人意料?	赵 晓

(文章以作者姓氏音序排序)

文◎巴曙松

后危机时代的 中国经济复苏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人社部企业年金资格评审专家，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经济部副部长。

“中国率先走出了全球经济危机，政策退出和复苏管理正在成为全球的共同课题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旋律。但形势的复杂，却使中国的内外政策将寻求多个层面的“再平衡”，并可能会逐步形成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金融的全新格局。”

2009 年，中国通过超常规政策率先走出经济危机，同时也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重大的带动作用。如今，中国经济已经开启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换来看，当前中国的经济政策重点正由危机应对全面进入复苏管理。

“后危机时代”的核心主题应包括两个层次：

一方面，国际金融体系依然不稳定，国际经济复苏并不稳固，在此背景下，内部的结构调整将成为重点，以保证在短期内继续稳固经济复苏的基础，激发新的内需增长空间，平稳完成政策退出，从非常状态下的非常政策，平稳过渡到正常状态下的正常政策；另一方面，将完成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转换，着力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从而努力延长经济上升周期，实现可持续复苏，并对全球经济的复苏继续形成有力的支持力量。

复苏管理面临多重挑战

所谓“后危机时代”，是指全球金融市场估值已经恢复到雷曼破产

前的水平，全球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复，金融市场活动日趋活跃。从这个角度讲，“雷曼冲击波”开始平息，全球经济最坏的情况也已过去。

虽然全球经济再次陷入危机和衰退的可能性不大，但长期内的复苏管理却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其中特别表现在：各国退出策略的分化、发达国家呈现显著的“无就业的复苏”的特征、主权债务危机风险上升。

首先，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全球经济体有史以来罕见地统一推出强有力的刺激政策。然而，随着经济触底反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却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这意味着，在退出的大方向下，不同国家的退出时机、步伐、力度以及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将出现明显的异化。2010年继续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也促使欧洲内部的这种分化继续加剧，进而制约了欧洲经济总体上退出刺激性经济政策的步伐。

其次，许多国家的经济复苏出现了一种新特征——“无就业的复苏”。一定程度上，全球经济复苏是各国政府大规模刺激政策催化的结果，复苏的根本策动力表现在政府而非市场层面。而政府主导的投资无法充分反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很容易出现资源错配，导致无就业的增长。目前，欧洲和美国的失业率均保持在10%左右的高位水平，而中国的所谓“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不能完全客观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复苏管理必须将政府主导的经济复苏转化为市场主导的可持续复苏，努力扩大就业，这是中国和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

最后，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政府债务高筑，赤字飙升，许多国家已经达到警戒水平，面临着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主权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有可能会是金融危机的延续，这种潜在的风险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在上升。

从国内层面看，虽然中国的复苏动力强劲，经济下行的风险不断弱化，但经济上行的各种挑战却不断出现，特别表现在因为欧美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带来过分充足的流动性，可能会促使全球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在较低的利率水平，从而制约了中国进行内部经济调整的空间；在政府高投资的带动下，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出现。在泡沫经济时期，因为强劲的外部需求带动中国产能投资的大幅上升，在后危机时期必然面临“去产能化”的挑战；基于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严厉的调控和紧缩，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之前，对于房地产的严厉调控是否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复苏强度，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可能导致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受到冲击，内部的严厉紧缩和外部的债务危机叠加是否会使经济的复苏受到冲击，都是决策者在新的发展阶段进行复苏管理时需要认真把握的挑战。

中国尝试“再平衡”

理论上，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必须有两大前提：一是努力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目标；二是避免经济短期内的过度波动。为了稳固经济复苏的基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然会实现“再平衡”，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复苏顺利转化为市场主导的可持续复苏，从而避免风险极大的经济“二次探底”的出现。

财政支出“再平衡”

首先，政府投资可能会把握城市化主题，使之成为可持续复苏的重要线索。从较长期的时间尺度看，中国经济目前正以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重新进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阶段。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存在巨大的城市化空间，综合许多方面的测算，预计到2025年，中

国城市人口将增至 9.26 亿，到 2030 年有望达到 10 亿。因此，不断扩张的城市规模客观要求较高的投资率，特别是投资于基础设施，为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服务。

在未来 1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政府的投资支出通过推动城市化来扩大内需，不但与推进城市化的方向相一致，而且与投资的结构调整方向，以及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方向相一致，同时也会继续成为可持续复苏的重要支持力量和推动力量之一。

其次，为实现财政政策“再平衡”，推动实现消费增长、促进区域结构平衡成为可能。而为了进一步增加中国经济复苏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未来财政政策的另一个任务可能会更为强调平衡经济增长。

一方面，居民消费在 GDP 中的份额将扩大，从而逐步实现消费主导型增长，并以此促进内需结构的“再平衡”。为此，财政政策可能会注重的内容包括：通过转移支付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另一方面，促进不同区域的增长格局更为均衡。从中国经济本轮复苏的趋势看，中西部地区复苏的势头快于东部发达地区。2008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实际GDP增长率均在19年里首次超过东部地区，这对于缩小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有着积极的意义。

货币政策“再平衡”

2009年，中国在危机中应对货币政策的定调是“适度宽松”，实际上真正宽松的是信贷投放。因此，更为准确地说，是信贷投放对提供流动性和稳定市场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内涵存在根本差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货币政策退出本质，是由超常规的大规模信贷投放转向正常状态下均衡的信贷投放。

虽然学界对于什么才是合理均衡的信贷投放存在分歧，但无论依据何种标准，2009年的信贷投放肯定是非均衡的。信贷投放的趋势过于失衡，从而给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很多震荡。按照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内部所形成的经验数据，各季度相对均衡的信贷投放比例大致是4:3:2:1。考虑到未来短期可能出现的“前高后稳”的经济增长格局，信贷投放的布局很可能呈现3:3:2:2的格局。

此外，均衡的信贷投放也需要关注结构问题，实现合理的信贷增长。2009年大规模的中长期项目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未来两三年仍需大量信贷跟进，而在保证投资连续性之余，仍有大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经济复苏时需要资金支持其生产经营，因此，保持市场中有充足的流动性至关重要。但是，信贷投放大幅增加正是目前通胀预期的主因，因此，未来信贷政策的主要方向必然是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优化信贷结构，

加强银行的资本约束，严格控制信贷的非理性增长和季度、月度间的异常波动。

国际产业转移及新国际金融格局

如果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反思金融危机的源起与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判断：

从国际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产业布局看，金融危机意味着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原有技术和产业的效能已经损耗殆尽，中国正面临着国际产业重构和新技术取得新突破的挑战；从国际金融体系看，美国财政和经常账户的双重巨额赤字长期内必然引起美元走向衰落，因此，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也正发生着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在这两个大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同时，未来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将稳步推进，并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中。

国际产业链重构与出口升级

长期以来，中国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较低的劳动成本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使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供给优势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获得了长期的平衡。然而，随着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共同关注的全球性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国际产业链也面临深刻的调整与重构，这给中国的出口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出口升级将成为中国国际化的一条主线。

“后危机时代”是中国企业重新整合实用的产品、技术、品牌和资源的一个较好时期，也是全面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的好时机。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很有可能在一些新兴技术领域进入

全球领先者行列，并形成重大突破。同时，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可以使得中国企业在全球购买技术和企业时，能够更好地把握全球产业变化的最新趋势，从而避免收购那些可能在下一轮经济周期中被淘汰、被更新的产业。

在国际产业格局正发生剧变的背景下，中国的决策者和企业家将会更多关注全球市场与全球规则。在国际规则领域，中国除了被动学习和适应之外，会更多主动的参与。这样的空间正在拓展之中。

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重建

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人民币一直紧盯美元窄幅波动，这在危机时期有力支持了美元，进而有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随着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实际上，在当前的情况下，人民币何时重新进入双向波动、小幅升值的轨道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即使重新进入这个轨道，其幅度也是十分有限的。即使人民币实现升值，中国的双顺差格局也不能发生大的改变。因为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是结构性的，难以依赖汇率升值得以彻底解决。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正是在人民币对美元显著升值20%以上的2005—2008年间，中美贸易顺差大幅上升；而在2010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降低时，美国的逆差依然居高不下，失业率依然在上升。

从中短期来看，中国的政策重点主要在于内部的价格体制改革和结构性调整：一是要素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这会有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内资源配置更为合理；二是调整外汇管制，企业和居民以及金融机构将有更大的外汇运用权。与此同时，美国内部的结构调整也是难以避免的，否则难以取得真正的进展。

在此背景下，新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或将出现，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得到提高。例如，以中国为代表

的发展中国家将有条件获得在 IMF 中特别提款权 (SDR) 份额的增加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子。一个更为合理的考虑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必然是更为稳健、也是应对危机能力更强的一个格局。

经济学家圆桌会谈

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未来

后泡沫经济时代的 中国展望

文◎(美)保罗·库塔索维奇 (美)帕诺斯·穆都库塔斯



保罗·库塔索维奇 (Paul Kutasovic), 教授,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国际商务、经济系主任。
帕诺斯·穆都库塔斯 (Panos Mourtoukotas), 教授, 美国纽约长岛大学波斯特分校经济系主任。

“遭受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打击后，世界经济中的每一个国家不是经济发展严重放缓，就是深陷长期衰退之中。在大量采用货币和财政帮助大多数国家改善经济的同时，现在世界经济已经步入缓慢增长阶段，这从根本上要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的操作规则。”

后泡沫经济时代，开始于 2008 年 9 月的金融崩溃之后。

泡沫前将近 30 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旺盛的生产使得就业率迅速升高、收入猛涨，形成了“良性循环”。

后泡沫经济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国际贸易大大减缓。几乎每个国家的出口增长下降，导致 GDP 大幅减少，尤其是亚洲和欧洲那些贸易经济相互依存的国家或实体。中国未来几年的出口前景可能不会像往常那样光明，原因在于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前景仍然不能确定。

但是，即使全球经济恢复了增长，以出口为基础的快速增长可能一去不复返了。要继续快速发展，中国就必须实现从出口一模仿战略向内需—创新为导向的战略模式转变。

经济泡沫前的中国

泡沫前，尤其是 1978—2008 年间，中国快速工业化，是一个贸易自由化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到 90 年代中期，